

17

革命回忆录

刘伯承谈一九二六年的
泸顺起义

中条山十一年

柴泽民

进军西宁 解放青海

王尚荣

从绥远起义到抗美援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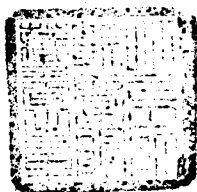
裴周玉

人 民 出 版 社

革命回忆录

(第17辑)

人民出版社



1044986

封面设计：尹凤阁

革命回忆录
GEMING HUIYILU

(第17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625印张 109,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50

书号 11001·787 定价 0.78元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详尽之处。如有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刘伯承谈一九二六年泸顺起义	(1)
· 回忆录 ·	
记红二十九军	刘葆璋 (11)
红二十四军始末	齐渭川 (17)
中条山十一年	柴泽民 (23)
进军西宁一解放青海	王尚荣 (42)
随陈大姐上延安	郭 仪 (55)
美军观察员在冀中	高存信 (65)
冀中常胜团	吴 西 (76)
在曲阜整风	姜茂生 (84)
平定通化反革命暴乱	周 涌 武清禄 (90)
谢文东股匪剿灭记	杨君全 (102)
潘朔端将军起义前夜	王和荣 (112)
从绥远起义到抗美援朝	裴周玉 (116)
王明“左”倾关门主义一例	廖冠贤 (139)
丁玲谈写回忆录	(143)
· 人物轶事 · 郭沫若神泉避难题诗	蔡远石 李国荣 (146)

	陈毅唱《马赛曲》.....	林 晖(150)
• 资料 •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简况	黄志浩(152)
	党关怀航空事业的发展.....	欧阳如华(159)
存 真	柳直荀经历的两点质疑	陈文蔚(162)
求 实	袁国平是怎样牺牲的?	董延寿(164)
• 书刊文摘 •	鲁迅谈《多余的话》.....	(166)
	刘少奇的一次谈话	(168)
	张闻天谈彭德怀的《意见书》	(170)
• 新书评介 •	《回忆王稼祥》一书出版.....	(172)

刘伯承谈一九二六年泸顺起义

编者按：一九二六年底，四川泸州、顺庆（今南充）、合川相继爆发了武装起义，即泸顺起义。这次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独立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兵暴。参加这次起义的官兵共有一万二千多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刘伯承任各路起义军总指挥。

泸顺起义的一百六十七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六日）中，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急速转折的关头。它经历了《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其间政治风云变幻，极为错综复杂。但起义领导者运用我党早期的策略思想，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旗帜，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以后，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的泸州守城战，实际上已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大屠杀的性质。这次起义终以孤军无援而失败。

泸顺起义失败后不久，起义军总指挥刘伯承随即担任了南昌起义的参谋团参谋长，领导泸顺起义的朱德、吴玉章等也都成为南昌起义的积极领导者和参加者。

但是，泸顺起义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历史资料的散失等原因，长期以来很少为人所知，为供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并缅怀先烈，故将刘伯承同志关于泸顺起义的两次谈话载于此处。

关于“泸州顺庆起义”的谈话*

一、关于“三·三一”惨案的一些事情

一九二七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当时重庆市工人、学生以及爱国民主人士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三月二十四日炮击南京事件，和反对军阀刘湘秘密向帝国主义借款，以川滇铁路作抵，密订卖国条约。因此，决定三月三十一日在打枪坝作群众示威运动，于是封建军阀刘湘便在反革命头子蒋介石集中指挥下，向集会群众来一个最野蛮残酷的大屠杀。

一九二七年我们党在四川已经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了。杨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到四川以后，他一直做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

当时党在重庆是一个支部，由杨闇公同志主持负责，同在这个支部的人有冉钧、周贡植、缪云叔和我（刘本人）。

* 这是刘伯承同志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在成都金牛坝的谈话，由程子健、杨尚仑同志记录。

当时四川党的组织情况是：一九二四年在成都有S·Y·，有傅双无等人参加；在川南泸州（川南师范）有恽代英同志等建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刘愿安同志也在泸州。

杨闇公同志由广东回川来，奉党的指示争取大家团结，同时曾润伯同志（合江人）、李剑同志（在川北搞农运工作），吴玉章同志在外面联系，有时回川指导工作。

当时搞群众运动的情况：先搞工会工作，由闇公同志负责，农会由周贡植同志负责，学生运动由童庸生同志负责，冉钧搞组织工作。

搞农运工作首先就从菜园坝搞起来。我把成都刀子巷的房子卖了，在菜园坝买了一个住房。国共合作方面：组织莲花池省党部，由李筱亭同志等任委员，闇公同志参加领导。

当时国民党右派在重庆成立“总土地”省党部，与“莲花池”对立非常厉害，主持人是宋绍曾。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前，蒋介石派杨引之、戴弁等反动分子到重庆与军阀刘湘勾结，右派分子卢锡卿也常往重庆游说刘湘。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最反动，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性重一些。刘湘野心很大，想统一四川，害怕“赤化”。所以对莲花池省党部表面很亲热，内心恨之入骨。但迫于当时革命高潮形势，又不能不虚与周旋，实则暗中扶持总土地省党部，利用它来与莲花池作对抗。而我们当时一方面搞统一团结工作，只要你赞成拥护北伐和三大政策；一方面搞群众运动。闇公同志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当时刘湘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有群众，所以刘湘说：“莲

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熊晓岩写信给我说：（熊曾任四川省议会的议长）四川当局搞的是上层工作，你们搞的是基层工作。你们搞的基层工作（指工、农、兵）是要挖墙脚，这样做收效恐怕要来得慢一点。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叛变革命，首先在广东等地实行屠杀政策，对军阀刘湘的影响很大，与刘湘的反动本质恰相结合，这就种下了“三·三一”惨案的祸根。祸首有刘湘、蓝文彬、王方舟、申文英、曹燮阳（团阀）以及杨引之、宋绍曾、卢锡卿等人。

“三·三一”惨案发生，当时我是在泸州才知道的。一九二五年閻公同志叫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在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我在广东曾与吴老和谭延闿去会蒋介石）。

邓演达曾经向閻公同志说：“北伐一定成功，要取武汉——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二、关于泸州起义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们认为四川形势可能与北方接近一些，冯玉祥方面有刘哲、徐谦、李鸣钟等在工作。我受国民党的特派，回四川搞军事工作。四川党委组织军委，由杨閻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由閻公同志任书记。同时党派有欧阳钦同志回川工作。当时我们的策略：对四川军阀一面拉拢使之有利北伐进军，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实力。所以在战略【上】是“前面抵，后

面拉”的办法。利用川军矛盾，在顺庆起义以为根据地；在泸州起义——互相策应。

当时决定朱德同志到万县去任杨森（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政治部主任，因杨在云南时，朱总曾经救过他。

我到重庆组织起义，任总指挥。当时李大钊同志派陈毅同志回川工作来了。向时俊部内有一个蒋一木，还有曾与我当过兵的帅功安，为了工作，我曾介绍与玉章同志。

我到万县会见总司令，他说：杨森不听他的话。欧阳钦说，不听话，喊杨森把印交出来。朱说杨那能交印。这说明军阀的口是心非。当时革命节节胜利，全国各地反动派日益仓惶，害怕革自己的命。我曾向朱总说：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后朱即离开万县赴武汉。

我们为配合策应北伐进军，所以四川在军事方面应有所行动，当时我们的实力共有六个旅，计划起义后编为六个师，出西安与冯玉祥军队配合。六个旅有：在顺庆方面的三个旅（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在泸州方面的三个旅（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

当时军队素质都很不好。在泸州方面的部队长官舍不得盐款，不想出发，天天说盐款。此时想吃队伍的军阀们就打起来了。

在顺庆的打了败战，退开江。这时闇公到万县与朱总和我开会，命我即刻到泸州。我问闇公怎么走？他说要秘密，我设法掩护你。我说没有路费，他说你自己设法。同时军委布

置李蔚如同志到涪陵等地搞团运工作，曾润伯同志在泸州布置地下工作。从泸州突围出来同我一路的有周国淦、韩伯诚二人。

三、关于闾公同志的一些事情

总的说来，我们对革命事业当时都非常缺乏经验，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认识不够，热情有余，经验不足。闾公同志牺牲时才二十九岁，他意志坚强，有毅力，有决心。

重庆应该修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烈士们。

你们重庆二府衙那个住房还在吗？我们经常在那里开会，开到深更半夜，杨老伯（闾公同志的父亲）下楼来探视说：你们这大夜还不睡，有什么话说不完啊！我和闾公对老伯说：我们年青人碰到总是喜欢文娱，你请去睡了吧！老伯说：我知道你们在开会，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健康才对呀！闾公同志当时患痔疮流血很厉害。

杨老伯，他是很同情我们搞这些工作的。他的医理很好，经常给玉章同志和其他同志看病，不要钱，还要包检药。

一九二四年我在成都经常与闾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是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后来，我入党是闾公介绍的。

我曾经向闾公说：傅双无这个人很坏，闹不团结，不服你，可以找愿安同志去说服他。

我到重庆开会——决定放弃泸州，闾公叫我赶快走。那天我走了一百四十里。刘湘知道了，派人追了一百里。

我在泸州突围出来，在荣县地界碰见对头蓝文彬。他坐在轿子里，戴墨眼镜。我一看见他，马上转弯走山路。他发觉后，立刻派人追赶。没有把我们找到。

回忆重庆“三·三一”惨案，迄今三十余年了，它的性质是反革命派和中国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人民民主势力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大批的革命分子、共产党员、革命人民遭受屠杀。但其结果并没有消灭了人民革命运动，相反的却更加激起了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派的仇恨，更使人民认清了反革命的狰狞面貌，在斗争中更加团结和扩大了革命势力，一直到推翻反动统治为止。革命先烈的鲜血不是白流了的，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他们将永受人民的敬仰和学习。……

顺泸起义和吴玉章同志*

一般说来，这件历史记事（指四川省文史馆雷云仙所写的《顺泸起义记》）在收集材料上比较丰富而繁多，甚至有的事情当时我还未得知。但总的说来，雷云仙还不知道，顺泸起义一直是在我们共产党中央和四川省委、军委直接领导之下，特别是经过吴老从中经手和指导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例如：

第一，一九二六年夏我随吴老到广州后，吴老同各方接洽，了解和判断冯玉祥将由五原出陕西，出河南；而国民革命军则由广州北伐进踞武汉，出河南，与冯军会师的前景（当时冯玉祥的代表徐谦、刘骥、李鸣钟等都在广州）。我们党就开始拟定在四川北部建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即由我们党推荐，国民政府委我为国民政府四川特派员，到四川做号召川军将领拥护国民革命的工作。

第二，国民革命军由广州进踞武汉后，蒋介石策动四川杨森军威胁武汉，邓演达要我们党帮助制止。此时我们党中央代表遂决定成立四川军委，以杨闇公（省委书记）、朱德（二十

* 这是刘伯承同志读了雷云仙同志撰写的《顺泸起义记》以后，转给吴玉章同志的一封信。信系口述，由孔祥惠记录。题目为编者所加。

军党代表)和我三人组成之,杨为书记。第一个任务就是防止和挽留四川军队出川东下,以免威胁武汉的侧背。这个任务为后来策动在鄂西之川军向时俊、帅公安等师归附武汉和顺泸起义的张本。当时,为了执行上述任务,我们党在武汉的中央代表曾派欧阳钦同志同我一起到四川去。

第三,顺泸起义是四川省委和军委直接领导的。顺庆原来是吴老同志做革命工作的地方,泸州是恽代英同志做革命工作的地方,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和群众组织;加之当时在顺庆、泸州的军队内也有党的工作,故省委和军委决定在顺泸起义而以川北为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吴老同志一直是我们党中央派到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党中央对顺泸起义工作的指导大都是经过吴老同志之手的。

顺泸起义经过了许多战斗和斗争,在挽留四川军队出川去威胁武汉和给四川革命运动以影响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但四川省委之被摧残和在“三·三一”惨案中人民之被大屠杀,是十分令人痛心的!

顺泸起义最后在四川、贵州两省军阀持久围攻之下失败了。我从陕西到武汉,见了吴老,并分别向党中央军委和国民政府作了报告。随之就是“七·一五”国共分裂。党中央即派吴老和我到南昌去,参加“八一”起义。

1962年8月8日

于北戴河

记红二十九军

刘 葆 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在陕西吴起镇胜利会师。十一月，在富县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师。此后，陕北苏区进一步发展，各县老游击队相继上升为红军独立营，又成立了新的县游击队。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在直罗镇以富（县）甘（泉）独立营、延安独立营和延（川）清（涧）独立营的一个连组成红二十九军。陕甘宁省军事部的部长萧劲光兼军长，参谋长谢嵩任副军长，甘渭汉任政治部主任。

红二十九军建立后，逐步建立了各级组织和各项制度。取消了部队中杂色服装，换上了统一的黑军服、红领章，帽缀布红五星。部队经过半个月的整编后，沿云岩河东向宜川高树梁一带前进。到凤凰庙时与国民党一个团和民团三百余人遭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打退敌前梯队一个营和民团三百余人，转移了敌人的目标。

出征韩（城）合（阳）

为了牵制国民党毛炳文部向苏区进犯，配合主力红军东